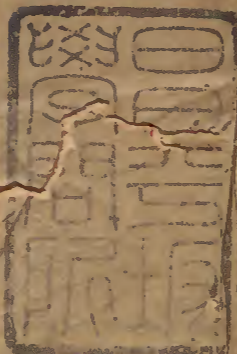


篆門讀書記

孟子 上下

詩經

上下



			五	漢
		三	三	書
		二	二	門
一	六	三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三	〇	五	漢
七	函	三	
一	一	三	
冊	冊	二	
架	架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32
冊數	16 ( 2 )
函號	307 1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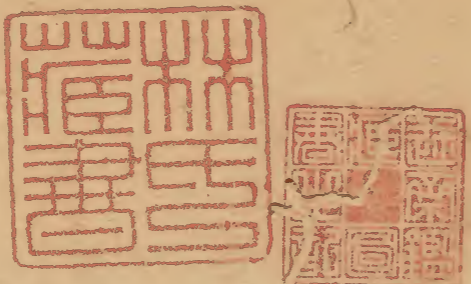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五卷

長

孟子卷  
何焯  
批

梁惠王篇孟子見梁惠王章首節 史記襄王元年與諸侯會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為王是其生也未嘗僭稱第四節 曰利則不本於理而動於欲一動於欲則凡有血氣必爭上下不安民志不定國視而起矣 安溪先生書汪青湖萬取千焉二句題文云畿方千里出車萬乘是也曰采地百里出車千乘采地十里出車百乘則謬矣采地十里只一成耳一成之地除去溝洫道路只六十四井為一甸之數出兵車一乘安得有百乘采地百里只當出兵車百乘所謂千乘之國者蓋方三百餘里在周禮侯伯之封是也春秋時僭制踰限故列國多千乘大夫多百乘前輩多不理會鄭康成筭 四井為邑四邑為邱四邱為

甸魯作邱甲亦不過甸出四乘耳 百乘之家一同之地天子三公王子母弟之采邑 百乘千乘漢書刑法志甚分明

第五節 朱子於注中既下仁義未嘗不利句而又恐人誤以仁義為求利之資故或問中又云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敢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于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然愚意孟子雖非教惠王以仁義求利而下二節自當更移下一層看蓋王何必曰利節乃正答以義理之本然下二節又推極事勢而論之使之必無他岐之惑故末節復繳轉云云亦猶大學孟獻子曰二節上節就義理以明王者用心之公下節復舉利害以明王者擇術之審也

寡人之於國也章首節 周禮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 大司徒大荒大札則令邦國移民通財注移民避災就賤其有守不可移者則輸之穀

第四節謹庠序之教二句 庠序皆鄉學教之樹畜以養其老便是孝弟根本庠序之教又所以申之也申字合如此解則并下不負戴句皆一串矣蓋此章雖與齊宣是心足王章皆令舉王政而此章對上移民移粟自謂盡心言之尤重在養一邊 七十者衣帛食肉二句 不是搃東乃王道之成效 注 二畝半在田按卽割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 未五十者不得衣也未七十者不得食也按此卽品節 末節 注則必能自反二句按自反卽本文我字也益修其政由荒政而王政



晉國天下莫強焉章首節 楊氏答云死者即長子也

五節 不忍其陷溺故往而正彼之罪非修怨也

齊桓晉文之事章 重保民而王句推不忍之心以行不

忍之政所以保民也故推恩足以保四海正是照應保字

先說得推不忍之心一半自反其本以下又破齊王不能

推之由然後告以行不忍之政一半章末然而不王者二

句直繳保民而王

首二節 齊王以桓文之事為問其意中即是下文所謂

大欲也特以難於發問姑托之於取威定霸耳其事必出

於興兵構怨與保民正相反故孟子一句截斷徐發其不

忍而導之不得泛作貴王賤霸門面語看注中羞稱詐力

意不可泥 項羽自立為西楚霸王戰國時主所謂霸功

大率類此桓文不過借他名目

第五節 有是事則必有是心心之發最為肫切可以保

民則足以致王矣然百姓但習見王之行事而不察王之

用心皆以王之以羊易牛為愛也臣固知王不忍其殺觶

之言由衷而發非若百姓之言也 是心足王句壇長云

題是緊接有之直承王曰何由知吾可

第八節 周禮夏官羊人凡釁積其其羊牲而地官牛人

無釁積之事是釁鐘本不當用牛以羊易之適得其當既

得全吾不忍之心而亦不至暴殄天物乃應事之曲當者

也故謂之仁術

第十二節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鶴灘文云明於此而暗

於彼則為之而不能推忽其易而先其難則推之而不善

第十七節齊集有其一 趙注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

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也

第十九節 輔吾志須從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來

第二十節 注士嘗學問知義理按此只照下奚暇治禮

義哉淺淺說

第二十一節 明字對上悟字能知其輕重長短而善推者也

末節 老者衣帛食肉二句是老吾老幼吾幼四句究竟莊暴見孟子曰章第三節 甚則今樂猶古樂矣

第四節 此節不過引起同字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方是甚處只是甚字的影子甚之實則行仁政也 注亦人之常情也按雖人之常情然齊王意中所謂人與眾者亦諧臣媚子耳孟子則借以引之於與百姓同也

第六節 緊要在行仁政上但題面所無不可辭費耳百姓至于父子離兄弟妻子散雖鐘鼓管籥日聞于耳徒使其疾首相告可謂之與人樂與眾樂乎

管籥之音 詩云籥舞笙歌正義云籥雖吹器舞時與羽並執故得舞名又公羊傳云其言萬入去籥者何去其有

聲者廢其無聲者吾家仰公注籥所以節舞廢置也置不去也此解尤明故凡言羽籥言籥舞皆舞則吹籥以為節非無音而但執之也

第七節 庶幾無疾病言幸不至為萬民憂勞成疾方與同樂相應

揔注 二說皆未竟其旨或問中折衷精盡 楊氏說流而為王學

文王之囿章首節 周都岐山之下大約七十里之內皆岡嶺林麓為多故四時之田在其中因而名之曰囿非規其地以養禽獸恣游觀也若靈囿則在辟雍之傍不過一射圃耳與齊之囿同名而實異矣

交隣國有道乎章首節 注仁人之心至尤不敢廢按數語字字精細 明義理識時勢合兩層方是智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第二節 民自有當得者若雪

宮之樂不得遽至非上非也

第五節 注而又巡行郊野接近郊君所自行野外都鄙則司稼為之

人皆謂我毀明堂章首節 明堂只是壇當據觀禮公玉帶以下紛紜之說皆非是

第三節文王發政施仁五句 要看發字是政教號令對上王者所居以出號令之所說引詩又收歸心上實實以不忍人之心行此不忍人之政也如此方界限分明不複不贅 注世祿者先王之世按先王是文王以上先世

第四節 思哉用光聿來胥宇此兩句是王業 弓矢干戈是行者之衛非好貨之主能人人有備乎 行者有裹糧是平時出行

末節 無怨曠只是室家相保之意 王之臣章末節四境之內不治 趙注孟子以此動王心

令戒懼

王顧左右而言他 趙注王慙而左右顧視道他事無以答此言也

為巨室章 賢才大而反小之國家重而反輕之慢賢則徒以病國此相因之理也

第二節 趙注至於治國家而令從我是為教玉人治玉也教人治玉不得其道則玉不得美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能治乎 注鑑二十兩也王滹南辨疑云國語以二十四兩為鑑脫一四字然此句本用趙注

齊人伐燕勝之章第三節 當時畿內之民尤親被紂之毒虐文王取之固順民心事然六七王德澤入人者深苟非人人棄絕則亦事過追思難免其不悅也故堅守臣節至於匡救無所施乃聽其惡稔而自斃耳 末節以迎王師 破上人力不至於此

齊人伐燕取之章第二節自葛始 葛嬴姓之國

若大旱之望雲霓也 趙氏注云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

見之蓋至于有霓則人被雨澤早已解矣望字揔貫雲霓

兼將雨及既雨言之也最為得之辨疑中引朝濟于西崇

朝其雨云虹亦雨徵尚解得不分明如蒙引謂若望雲者

仰其來也若望霓者又恐其不來也願其雨又恐其不雨

故只管望看是雲是霓則於經文多添曲折仍有難通矣

後來其蘇 辨疑云注中蘇字既曰復生又曰蘇息兩義

雜出從後為長

第三節 子噲子之不聞別有虐政然名不正必致民無

所措其手足虐孰有其於此者乎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下

文置君而去亦惟為整頓此事便足救民水火耳

第四節 老者因兵入而播遷則招而反之小者為吾所

俘畧則送而反之非特不貪其土而并安輯其民非特不

毀其廟貌而并勿移其器

鄒與魯闕章首節 穀梁子曰韓之戰晉侯失民矣以其

民未敗而君獲也義與此章類

魯平公將出章末節君為來見也 為字與是以字對即

所謂使之尼之也

公孫丑篇夫子當路於齊章第八節 注祖乙疑祖甲之

譌但祖甲又在武丁後耳 疏有祖乙趙注無 凡七世

元板七作九

第十二節 管仲功烈之卑政以無文王之德耳德字不

可說得狹小了孟子必要從心性做出事業故非堯舜之

道不陳然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寧卷懷而去但值此時

勢則事半功倍不若文王之難也

末節故事半古之人 故字下須補有古人之德一層

夫子加齊之卿相章首節 注亦有所恐懼疑惑按疑對

知言懼對養氣

孟子論語第五卷 孟子上

第七節 私箋云大勇只末二句見之按當認說下文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以至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皆根於此此說聞之衛先生

第八節 下文說無暴其氣若因守氣句將氣字貶壞便節節俱礙守溪文云理主乎氣氣輔乎理二者相須而會子尤得其要便節節俱貫通照應

第九節故曰持其志 儒門持志為敬以直內之功注中所謂敬守也告子強制其心亦有似乎持志者故孟子因而為之剖析注中先補力制其心四字正為持志句生根萬歷中求其說而不得遂以持志屬知言一邊謬矣

第十二節 此難字正與是不難相對注中心所獨得不是空話浩氣生于集義集義本于知義心者氣之宰理又心之宰也工夫來脉至遠所以難言直與上不得于言勿

求於心心字反照

第十三節 直養只是事皆合義故自反常直然先奪下文集義則急遽無序經文反前後冗複矣故本注且但從上文說來 無害據後注氣得其養而無所害矣似與下而又害之害字相應又本注云無所作為以害之後注云不可作為以助其長助之長者正之不得而妄有作為者也字面皆同時解遂攙說助長細尋經文脉絡助之長者乃指告子不能集義養氣而速求不動心之效故強制其心使人之神明具眾理應萬事者如死灰之枯槁則無以立天下之大本其害有甚於舍之不芸心不慊而日餒失其本體之充者所害在心若此處無害不過行之不能皆直害吾浩然之本體兩害字及作為字相似而各有所指注則欲然而餒知其小也知其二字元板作却甚四書通中亦作却甚語類中引此作却甚不知何時始譌然元板



亦有作知其者

第十四節 配道義正塞乎天地之實落處

第十五節 或問孟子深闢義外而曰集義又似有取乎彼而集之於此者何曰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合宜之謂也事物之來無不以義裁之而必合其宜焉是則所謂集義者也豈曰取於彼而集於此哉先生云此辨一正一反即是集義二句釋文 義者本性之固有而具於心為氣之主宰者也不能集義則不能滿所性本然之量而心且流於虛無枯槁又安能生出浩然之氣來 天地生人是氣然必有理在內為主宰此理即義之根源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其病根皆因外義惟以義理為外而非內則理有不達遂不反求諸心既無由集義以生此浩然之氣即下文所謂不芸苗也及其氣有不充此心將不免於疑懼乃又強制以必其不動則下文

所謂揠苗助長反害其心淪於枯槁寂滅之域者也非義襲而取句朱子初不指告子說注中摠上云告子不知此理然後轉云乃曰仁內義外文義甚明大全誤取胡饒二氏語雲峯以義襲而取即是有所作為以害之雙峯以正而助長是義襲而取則告子自云勿求於心矣豈復求一二之偶合於義自云勿求於氣豈復求襲取此氣於外乃舍不能集義強制其心之正條實犯而旁披義襲而取以攻之試思揠苗之取象與襲取此氣者似焉否耶 注自反常直按此應上直養

第十六節以為無益而舍之者 舍之者即助之長者惟其見得那邊有益所以不耘耳不可作兩種人說故上文以不助長者寡矣句貫下 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此害之是害其心非害氣也與無害之害不同 注正預期也按古注正解作望字故曰預

期

第十七節 生心害政等語正對前當大任說

第十九節 上蔡語錄或以知言養氣為一道事先生曰知言是智養氣是仁浩然之氣須於心得其正時識取按此說可以為上下關通證佐

第二十節 敢問所安 安對上惡字口氣不可但捨居字以力假仁者霸王 以德行仁朱子云所謂德者非止謂有救民於水火之誠心這德字又說得濶是自己身上事都做是無一不備了所以行出去便是仁按以德為誠乃周益公說也引書恭儉惟德無載爾偽為證亦儘自好得此說乃知伊洛議論非尋常悟入者可及

仁則榮章第二節 貴德尊士則知脩身立政之本變化氣質可以大有為下文在位在職則賢能樂為之用而又各當其任也閒暇亦是賢能為他支撐一番外侮稍息粗

得寧靜非僥倖撞着好機會便及時大振頓一番如政便兼養民教民交鄰固圉無所不包刑則小者刀鋸大者甲兵皆得其當自然大邦畏小邦懷可以為政於天下矣後半說到配命可知第一句全是脩身尊賢事

尊賢使能章 此與發政施仁下次第不同者蓋以行於國之規模遠近為序前朝後市則國中而以次而郊關則為路以次而都鄙則為野非農之緩于商旅也第五節乃開民故別而最後言之又見無一人之不得其所也

首節後傑在位 衛云此在位謂未仕者舉而立之於位第五節 獨言天下之民蓋閑民也 若作新附之民看更穩當以許行願受一廛而為氓之語參觀適與願為之氓句呼應廛字不必定指市宅說文所謂一畝半一家之居也 布錢也閭師職曰凡無職者出夫布是有里布有夫布守載師之單證則不能與題句肖矣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章首只說不忍之心者程子所謂四德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也然第四節注中固云因惻隱而悉數之言無此則不得謂之人故以四端四體對舉為言

首節 注各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按此句便是性情之根

識是知推之政事是擴全體此心是充 注故不能察

第六節 須將先王跌出人字入自謂不能方有根 張

子曰善仁曰賊 末節知皆擴而充之矣 語類伊川常說如今人說力行

是淺近事惟知為上知最為要緊又云不能擴充者正為不知邪

只是冷過了按此知字極重注中尚說得輕然如

淳所錄一條云南軒把知做重文勢未有此意知字只帶

擴充說此句與苟能充之句相應上句是方知去充下句

是真能恁地充按注中正如此解當斟酌參看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末節 正已似對擇字說

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第一節 須着眼人字方得

按注初無彼此之間意思 注其勇於自脩如此按補出

遷善一層方與下二節關通

第三節 注而舍已從人按元板已作以

第四節 羣輔錄舜有七友並為歷山雷澤之遊本戰國

策顏歎語

伯夷章末節 只是不肯至誠惻怛便是不恭 注中弊

字直斷其如此非指其流

天時不如地利章第三節 私箋云古者甲以革為之故

函人為攻皮之工後世始用金曰鎧按古人亦以革為兵

左傳吳用木也我用革也

孟子將朝王章首節 注孟子本將朝王按玩一本字方不是輕世肆志

第四節 陳堯舜之道實以大有為望之即輔世長民之術也

第五節 注在官不侯屢按宋元板官俱作官然此語本出玉溱鄭注云官謂朝廷治事處則作官為是

末節 凡猶句只可翻云管仲似乎可召不得云桓公似可召仲方與故將以下口氣不背 注處賓師之位按閻

若璩曰范氏云處賓師之位非也孟子為卿於齊孟子致為臣而歸烏有所謂賓師之位哉古有可召之臣有不可

召之臣孟子蓋就以不可召之臣自處非真師也若果師則吾聞天子不召師而况諸侯乎齊王自不敢來召又不

待其召而後不往也齊王於其將歸乃就見之其不足與有為可知孟子所以終去也此關聖賢出處大者不可以

不辨 非當仕有官職按此句摠論大旨若不為管仲自指生平所學言之兼此兩層說方完

孟子之平陸章末節 語錄王之為都又恐是周禮都鄙之都周禮四縣為都

孟子謂砥鼂曰章首節 注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按此兼官守

第五節 進退只作去留解承上無官守言責也 閻若璩云田敬仲世家云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騶衍淳

于髡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故孟子時為客卿而曰無官守言責

孟子為卿於齊章第二節 注王驩蓋攝卿以行按書蓋大夫故知是攝 不惡而嚴如此按不惡謂其始不以輔

行非人而辭出弔之命在途雖不假以詞色亦未始凌傲之也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首節 木通謂棺槨言之

第二節 非直句破以美以下又明慎終之誠愛

第三節 注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按法制所不當得非

達

第四節 注快然無所恨對盡字說

沈同以其私問曰章首節 天下可禪國不可禪三代以

上之天子皆推有德者迭為之及以天下與人子孫退守

百里以承祖宗之祀未有并棄其國者也子噲則自斬召

公之血食矣故孟子尤惡之

第二節 燕人干天之命齊人干天之討厥罪維鈞故曰

以燕伐燕 趙注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踰又非

天吏也我何為勸齊伐燕國乎

孟子致為臣而歸章第五節 欲富正對道不行說不行

其道而虛拘以祿是貨之也

第六節又使其子弟為卿 子弟與前弟子對說 使者

營求之方非使令之謂以上使已例之自見

末節 字書買賣二字皆从网賤則買貴則賣皆罔之謂

也

孟子去齊宿於晝章第二節 坐危坐也

第三節曰坐 並坐也與前不同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第四節 姑舍女所學而從我

此孟子望王改之者也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第三節 此節述往事思來者

不得但為伊呂鋪張

滕文公篇滕文公為世子章第二節 言必稱堯舜即人

皆可以為堯舜之意不可說得廓落

末節 此節推說到善國亦不外此以足上不當復求他

說之意

滕定公薨章第三節 東萊解大傳公子有宗道云假如國君有兄弟四人三庶而一嫡嫡者君之同母弟公子既不敢宗君君則命同母弟為之宗使庶兄弟宗焉滕謂魯為宗國亦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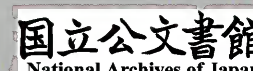
末節 周禮疏倚廬謂於路門之外東壁倚木為廬滕文公問為國章第六節徹者徹也二句 就上文次序言之當先解助後解徹此倒言之者正為徹中已具助法規模但計畝均分不如助之只藉其力為尤善耳須通下節看 計畝均分便有公田不足取盈於私田流弊故孟子不直取徹法而曰請野九一而助 注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二句按制民句承上恒產節取之制承上恭儉節 周時一夫授田百畝按一夫二字是眼目方見均平之制 其實皆什一也 至是亦不過什一也按辨疑云三代田制已無明文可考但當合經文什一之數而已南軒

云夏商周皆以什一蓋五十畝者以五畝為貢七十畝者以七畝為助百畝者以十畝為徹此說本分明 據詩中田有廬上入執宮功孟子自言五畝之宅推之以二十畝為廬舍八家各得二畝半以十四畝為廬舍八家各得一畝七分半

第七節又稱貸而益之 稱周禮疏云謂舉責生子彼此俱為稱意

第十五節 語類鄉遂用貢法然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中下出歛法則亦未嘗拘也

第十六節 禮記王制夫圭田無征鄭注既引孟子又云此則周禮之士田以任近郊之地蓋引周禮載師之文也士讀為仕既近郊之地故禮記孔疏云畿內無公田故有圭田後來孟子疏及陳用之禮書皆仍之此鶴灘文有或予之鄉遂之田一說也然載師之士田乃謂士大夫之子



所耕有問朱子以圭田必有耕之者豈亦有耕屬可耕乎朱子答以恐只是給公田之在民者大抵古者田祿皆是助法之公田充而八家因為之屬此說不泥舊聞而於古人立制之意尤為近之此鶴灘文有或予之都鄙之田一說也

第十七節 餘夫二十五畝對世祿看亦以澤及野人之子弟也

第十九節 方里而井三句九一之形體以下又從分田中繳足制祿八家二句明九一之為助法申結前分田制祿可坐而定公事畢三句又推九一而助所以立制申結前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八家句中須補出以公田二十畝為廬舍家得二畝半

同養公田 趙注養其苗稼 注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也按金仁山曰以方田法計之方十里者為方一里者百

則是百井九百夫矣方五十里者為方十里者二十五則是二千五百井二萬一千五百夫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章第四節 許子衣褐見無庸於織以逃孟子之駁 奚冠句因遁而之褐故問奚冠

第七節 草木禽獸妨害五穀故五穀不登則人類益稀而禽獸偪人

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 世得云江之受水與海同量但懷襄之目水地無分孟子蓋謂決排以後南水入江而江以北之地可耕如北水歸海而河兩岸之患悉平故綜其大勢言之初未嘗屑屑然計汝漢淮泗之盡入於江也按朱子但疑記者之誤耳非謂後人於經文便不當復致思也前說最精施功之多者四水而字以下畧讀斷謂其他小水大抵皆注之江則於解經極包括而水道自渾然無滯礙矣又書言禹平水土治水皆所以治地也如此解

則下文然後二字亦可直接  
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 由是水土既平而稼穡有地然  
後中國可得而食可得只有可粒食之期蓋尚有待於后  
稷之教也

第八節后稷教民稼穡三句 當從教字確實指陳降播  
種殖嘉穀規模 育字當對鮮食艱食見非聖人能厚民  
生無以致此若就氣化上論便似複講然後可得而食矣  
人之有道也四句 人備五倫即完五性此則貴于物者  
也苟不能復性以盡倫則違禽獸不遠矣  
父子有親五句 仁智若循環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文理  
密察足以有別也既曰有別則為所性之智明矣北溪字  
義曰夫婦有別便是禮長幼有序便是智然程子謂禮只  
是一箇序既曰有序亦當為所性之禮也故瓊山程以智  
字貼有別說較舊說推勘愈諦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 勞來是資稟之近乎中  
者匡直是資稟之過乎中者輔翼是資稟之不及乎中者  
三者皆使之自得其性而已

聖人之憂民如此 當雙承堯獨憂之聖人有憂之兩層  
揔束近日講章謂獨承教民者讀大全陳定宇之說而未  
詳也 注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四句按兩然後即  
而暇耕乎暇字 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按放逸怠  
惰從上逸居來

第九節 舜有五人而天下治錯引臯陶以終得人之盛  
也

第十節 以天下與人句最難安放守溪文云以天下與  
人此堯舜之所易也為天下得人此堯舜之所難也何等  
而哉

第十一節 堯之大哉以其無名也舜之君哉以其不與



也二聖之不營心細務如此 曰無名曰不與若無所用

心者然此是斷章不容據實 十三節子貢反築室於場 趙注場冢上祭祀壇場也

秋陽以暴之 趙注秋陽周之秋夏之五六月盛陽也 注道德明著二句 道德明著對言行光輝潔白對氣象

十七節 同價者其道無偽則從其道之效也 陳代曰章第三節以利言也 利字專頂直字

周霄問曰章第三節 諸侯耕助四句祭義中語 惟士 無田二句王制中語 無田謂無圭田

宋小國也章第三節 富天下正與宋事對 第五節紹我周王見休 私箋云昔事紂而今繼事乎武

王也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第二節 長幼謂同姓之人卑尊謂 異姓之人猶言父兄百官

不見諸侯何義章第三節 玉藻云酒食之賜弗再拜若 受於其家則不當復往拜矣 趙注豚非大牲故用熟饋

第四節 脅肩諂笑未同而言皆初見時事 曾子子路 皆剛毅無所屈撓之人稍有失色失容已深戒而亟遠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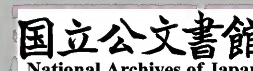
須對下文所養句看趙注夏畦於仲夏之月治畦灌園之 人也按治畦是先築土為行水之道灌園則枯椽俯仰引

水注之北方夏月惟此為勞非若田作其早澇猶任之天 也莊子天地篇叙漢陰丈人方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

而出灌子貢告以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 榘曰浸百畦即其事也鑿隧是先治行水之道疏云治畦

曰灌園乃南宋御武人不至北方故誤作一層解 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首節 注氣化盛衰二句按氣化

盛天心復也人事得人心正也須有個根在 第二節 下巢避龍蛇上窟避鳥獸



第三節 掘地而注之海是大水治所謂予決九川距四海也水由地中行是小水皆治所謂濬畎澮距川也蛇龍恃水為患故先驅之鳥獸因水患而偏人故水治而其害漸消各有次第

第四節 私箋謂自禹而後治亂不一桀之亂湯之治亦不及而直言及紂之身者蓋舉亂之尤大而撥亂之功甚勞者言之 公羊傳注云草棘曰沛漸洳曰澤

第五節 咸以正無缺 無一事不出於中正無一事不出於周密

第八節 政在大夫者春秋既治之矣此又與庶人不議相反弑逆之禍陰竄於學術之中者也春秋之作亂臣賊子始知所懼而邪說誣民者并取愛敬之根而壞之則自此將視君父猶路人與禽獸之無知者一矣孔子討亂賊之道安得而著哉 亂賊悖倫者也楊墨賊性者也

第十二節 仁義充塞而人心不正故使人知有仁義者所以治其本也然充塞仁義者實自為我兼愛之邪說為之而行亦以諛辭益以滯故息之距之放之所以治其末也或問中甚分曉

匡章曰陳仲子章第四節 此節言即不為蚘廉操豈猶有未充故下文孟子又以母兄相提而論隱然見大倫既亂則於人道有虧所傷者大非繩之以蚘不可因非責人無已也何傷是指不為蚘何傷非謂居食何傷也

第五節 此節是不能充之案 已類頰曰 病其所從來也 辨疑已當作已已惡之而他日偶食其肉故聞兄言而即哇之也

Blank area with vertical lines, likely a table or a section for notes.

孟子上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六卷

孟子下

長洲何焯配瞻

離婁篇離婁之明章 通章皆為當時君臣非先王之道者而發

第四節 注所行不過差按所行接上節行字來

末節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正與此處相發

規矩方圓之至也章 惟聖人能盡其性故為人倫之至

而所由無不盡其道焉

愛人不親章第二節 此正字與大學絜矩字同意我

之仁智禮無所不到也

天下有道章第四節 可學問所謂小國七年者非謂封

建小國恐是燕韓之類曰然為國章下所以多二年是

兼要畧寧外侮

第五節殷士膚敏 詩中多連舉殷商然此殷字乃非商之變文當解為衆也 上云斯二者天也以氣化言之詩云上帝既命以主宰言之仁者上帝生物之心所以反亂為治而維氣化之衰也故有以獨當天心而非大小強弱之可論自不可為衆矣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章首節 本其身之所固有故曰自暴自棄注中着兩身字於自字極醒

第二節 道理若待外求則暴棄猶可解也今人生來性中有個仁居之便是人之安宅人人生來性中有個義由之便是人之正路莫非固有無待外求豈吾身所不能乎而反甘自暴棄是則可哀也已

道在爾而求諸遠章 上章警不求者此覺悟求者 此與上章蓋一時之言親親長長仁義之發最切近者也 淳于髡曰章末節 權字即是義字與術字不同權正在

道上見離道言權便似將稱錘打在無星處如何稱得一物淳于誦孟子以不援正不知權耳孟子以為不足與深言故聊以手援一語謝之其實權非枉道求合之謂不得將權字看壞

人不足與適也章 語類云首三句當作一句讀 注間字上亦當有與字按辨疑云中原古注本間上本有與字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章 易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好為人師之善喻也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章第二節 舍館未定則是僅借之行非親附王驩者也故下章但以舖啜責之

末節 注非好善而篤信之按陳氏所謂篤信與有諸已之謂信稍別

孟子謂樂正子曰章 但從之來不竟與之居徒舖啜只以道途言之

仁之實事親是也章 仁義是性事親從兄是道性之所發惟此為實際處盡道乃所以盡性也下禮樂只作中和兩字看不可誤認注意使經文俱成倒說 程子說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處最分曉此章可以參觀而得之 參以程子論孝弟為仁之本語實字乃得分明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章首節 順者父母所為合乎道子所為亦合乎道彼此無違逆之謂非順從之順 舜生於諸馮章第三節 注得行其道於天下也按此道字乃指散見於禮樂文章謨訓功烈者言之 第四節 惟其道無不同故為國班爵祿二章孟子但因其大畧即可因畧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拘盡得其迹而自有以不拂乎先王之意也子思曰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亦猶是而已矣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第三節 小水則駕木大水則造舟

均人掌均人民牛馬車輦之力政續為注云力征人民則治城郭涂巷溝渠牛馬車輦則轉委積之屬 巾車庶人乘役車 言轉委積則薪芻可知委人斂薪芻亦為之役也

君之視臣如手足章第三節然後收其田里 季彭山讀禮疑圖云三年不收其所入誰與掌乎蓋存之以待去國之臣之歸耳按此語看得下落分明

人有不為也章 張子云不為不仁而後可以為仁不為不義而後可以為義 有不為須兼辨之明守之嚴兩意蓋辨之愈明則其心有主而其有為也釋然不疑其所行守之愈嚴則其氣自充而其有為也沛然莫禦其所往溪

仲尼不為已甚者章 注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按朱子云然所謂本分者乃義理之至當非苟然已也

大人者言不必信章 當作一句讀義見語類格心章

摠注尹氏云云朱子曰亦言外之餘意 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此章重處固在自得然逐句之次

又不容畧須參觀或問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章 仲尼所取於水者道體其

事則聖人之純一不已其意亦未嘗不在學者故程子補

出君子法之一層孟子因徐辟之病而藥之止告以務實

者之立心似乎狹矣然斯恥也與中庸惡文之著同恥無

實之不可繼則時時省察自不容已故實即是本朱子謂

學聖人者必自孟子恥過情之語始

第四節 注暴得虛譽二句按暴得虛譽與上節注中兩

漸字反不能長久與上節注中兩不已反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章首節 注而能有以全其性按

明庶物察人倫由仁義正是全其性

禹惡旨酒章第五節 四事之中其所以操心省身能盡

其性者無不合也其所以施政立教盡人之性者則時異

勢殊容有不合者矣有字作如此解則施字更有下落

安溪先生全章文云其有不合者是三王有未兼也更現

成得好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章首節 歐陽公云霸者興變風息

焉謂詩盡亡者獨公一人之論如此 龜山云雅亡則無

政春秋所為作也 安溪云詩亡始謂正風正雅亡也周

之盛也天子舉巡狩之典陳詩觀風於是慶讓行焉諸侯

叛子弑其父臣弑其君其所由來者漸矣是故春秋之褒  
貶所以申王事之勸懲也按鄭漁仲始疑胡氏雅亡之說  
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詩亡於陳靈  
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曰詩亡然後春秋作東萊亦謂蓋  
指筆削春秋之時非謂春秋之所始也

第二第三節 後之學者不知所以作之由不以春秋為  
經世之大法而但以史視春秋則晉楚魯三國之記載其  
始固一也要之乃未經筆削則然耳豈知其事則桓文而  
已辨其名實其文則史而已正其名分不惟大義數千炳  
如日星抑且時措從宜莫非制事之權衡道揆之模範孔  
子自言曰其義則竊取之矣

第三節 義字兼正名盡性二意方能貼到存心 義者  
宜也盡性命之理故皆得時措之宜  
可以取章 首段不重恐人過與而輕死也或問甚明當

參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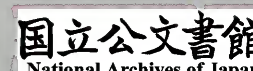
逢蒙學射於羿章末節今日我疾作 趙注疾作瘡疾  
注庖斯雖全私恩二句 廢公義之說不必拘曰侵則為  
患小曰迫則不過驅之速去使毋輕我為無備而已不必  
殪其將取其師也多閱春秋事自見

西子章 趙注蒙不潔以不潔汚巾帽而蒙其頭面  
天下之言性也章首節 照注故利並重照語類則獨重  
在利末節反牽合難曉

故者以利為本 故有善惡兩件故必以利為本 注猶  
所謂善言天者二句按此荀子性惡篇文

第三節 若將首節則字看得有不足之意則末節歷學  
中亦當挽入利字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首節 疏云喪其子故有子之喪亭  
林云禮父為長子斬衰三年



第二節 簡畧也謂於禮不足故下即以禮折之

第三節 注若周禮三句按周禮宰夫三公六卿之喪與職喪帥百官有司而治之凡諸大夫之喪使其旅帥有司而治之注旅冢宰下士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首節 語錄節問一條下云集注非定本 存心只是處心與盡心篇存其心不同本語錄

末節 許魯齋云草木到秋精氣展盡故風霜亦搖落之

人精神耗散故疾病侵之到德行虧時便患難及之人若德行充實雖禍患不害也孟子有浩然之氣只是德行充實裏頭縮一分外面侵一分人有召禍之由則凡物皆能

為崇難防脩以此意看此節書則更無滲漏矣 又云坎不盈祇既平无咎人行到憂患處如水到流得滿然後過

去少些子不滿過去不得所以要宏毅堅重如舜事瞽叟只得竭力供子職負罪引慝而已到底濠時是坑坎自滿

然後流得出天下事到行不得處皆如此只得動心忍性以待不敢怠躁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時却又不得如此以此意看終身二字亦妙

禹稷當平世章第四節 禹稷所任乃轉旋天下之責直

欲萬物皆得其所非效一官而已切天下剔發出有飢溺則其急宜乎倍萬方是解上三過其門不入也若空空描

取思字則以聖人之材處此綽有餘裕何為如是急哉末節 閉戶暗貼樂字乃有味

曾子居武城章首節沈猶行 沈直深切廣韻在二十一

儲子曰王使人囑夫子章 朱子謂楊氏所論得之楊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豈有異於人乎哉堯舜之道曰孝弟不

過行止疾徐而已皆人所日用而昧者不知也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章 宋元刊本以卒之東郭



墻間句之祭者乞其餘句不足句又顧而之他句按上文云矧良人之所之此卒之字之祭者字之他字緊相貫注大全不從朱子而從舊讀謬矣

萬章篇舜往于田章第二節 竭力耕田猶是養口體之粗節必是於視無形聽無聲有不到處不知以何事得罪於父母耳於我何哉須是孝子心裏已打算到那窮處故下節說個如窮人無所歸

末節 熱中趙注以為心熱恐懼猶言憂心如焚也近之大孝終身慕父母 親親仁也慕親乃所性之仁根於心者物欲害之則孝衰矣聖人盡性斯渾然天理身終不足以移之只大概透發不失本心不可即貼舜說

娶妻如之何章第一節 故為孤子之行以遂其孤憤之私是為慙 末節然則舜偽喜者與 與疑詞非詰詞蓋欲求其義理

之歸也

象日以殺舜為事章第二節殺三苗於三危 尚書纂言曰左傳云蔡蔡叔孟子曰殺三苗字異音同古字通用也末節 趙注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

咸邱蒙問曰章首節 注齊東齊國之東鄙也按趙氏解為東作田野之人故釋此句 東鄙則海濱之野人也第二節普天之下四句 引詩之意是舉遠以該近

我獨賢勞也 北山詩云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孟子即以詩說詩也 注此詩今毛氏序云按此注獨取小序為說

第三節 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孝思維則之謂也

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安溪云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天字似以氣數言天之所廢天字似以天心言要之皆

氣數而理存乎中如堯舜之有敗子仲尼之不遇其君氣數之不幸也天心亦不得已而廢之夏商周繼世有人是氣數之幸也天心亦因而廢之

第二節 一以二十又八載一以十七年一以七年故曰相去久遠施澤於民當根薦於天說方與上下相應

第四節 伊尹周公非客也萬章問意原統自禹以後言之故并推論商周之事若仲尼則生於王澤既竭乃有聖人之德而不在天子之位其遇獨與舜禹異此又其事理之變故并推明其有德無薦之由使天意人事詳盡無遺耳

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第二節繫馬千駟弗視也

韋昭國語注繫馬良馬在閑非放牧者也

第三節 若講成高蹈避世便不是伊尹心事蓋耕野而樂堯舜之道便是自任以天下之重但非有王者興則不

可為名世必成湯果大有為然後出而於吾身親見之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第六節 只緣已是先知先覺常處畎畝斯其責不可他辭不就湯聘便屬推而納

或曰百里奚自鬻於秦章第二節 注故不諫而去之秦按元板無秦字

末節 注然此事當孟子時已無所據按辨疑云孟子言宮之奇諫百里奚不諫又言年已七十所指之事亦已詳矣未可謂之無據也注文蓋見孟子之言與史記所載有不同故有此說讀此章者當以知虞公之不可諫而去為句去謂去位也之秦年已七十矣則與史記所言晉虜走宛秦贖之授以政自不相妨不必言已無所據

伯夷目不視惡色章首節以待天下之清也 德盛化隆既洗腥聞又不煩放伐方是伯夷所謂清而與神農虞夏

若合符節也

第四節 龜山云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然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何遲遲之有曰孔子之欲去魯也久矣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遲遲其行也燔肉不至則得以微罪行矣過此復無辭以去故不稅冕而行非速也

第六節 條理二字亦要重 注若獨奏一音三句按此有始終而無條理 而後擊特磬以收其韻按李云此於三禮無所考不知朱子所本

周室班爵祿也章第四節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百倍公侯 凡言方者皆四方齊一之數當開方計筭方千里者倍一萬里也方百里者倍一萬里也七十里者倍四千九百里也五十里者倍二千五百里也附庸四十里者倍一千九百里也三十里者倍九百里也二十里者倍一千九百里也

者倍二十四百里也十五里者倍五二百二十五里也 禮

王制注小城曰附庸庸古墉字 厚齋云王莽曰附城蓋以墉為城也 以姓名通謂之附庸猶言屬城也

第五節 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 王官不言公者官闕而不備也受地止言視侯者朱子謂古者天子之三公八命及其出封然後得用諸侯之禮蓋仕於王朝者其禮反有所厭而不得伸今但視其祿耳公侯皆方百里故受地惟準之侯也亦有本為侯伯入為卿士者則亦受畿內之地蓋國祿所入自以守宗廟之典籍此則所以報其功不嫌其富倍也且王畿備五等之制而陪臣極隆殺之殊又不使侯國得擬於天子耶 注王畿之內二句按國不繼世故畿內得以容之

第六節 注徐氏曰大國君田三萬二千畝云按三萬二千畝三井三千二百畝不及八百畝庶人在官

府史胥徒也按府史由辟召胥徒給徭役

第七節 安溪先生謂君田皆三萬二千畝卿田皆三千

二百畝徐注誤矣但次國三卿下卿命於其君小國三卿

中卿下卿命於其君皆止食大夫之祿故有三之二之之

殺耳按但以大夫倍上士之數核之又不合上下文法正

同不應大夫士不用合筭也姑如徐說可矣朱子謂周禮

王制不同姑勿一一以求其合可也况王制有下大夫五

人若以四千八百四倍筭之與三卿又不合乎

敢問友章第二節 注張子曰獻子忘其勢云云按或問

中不滿張子說

敢問交際何心也章第二節 託於諸侯章云無常職而

賜於上者以為不恭也此云尊者賜之是蓋有君臣之義

存焉故末節云際可之仕也公養之仕也交際即是仕於

其國而所得之祿賜孟子為卿於齊其祿十萬乃交際之

一端也而况受其向上冠以孔子之仕於魯也可見交際

與仕不是兩事但將以為行道之機非徒貪其參養耳舊

文皆作前論交際後論仕合者反離多費穿插可謂憤憤

第三節 注孔子受之云云按下文於衛之事即是本身

証佐引陽貨烝豚事却稍遠

第四節 罔不識是眾之所共棄而無復可以交接之理

矣 私箋云所不辭二句一說三代相傳以此法不須辭

問也於今為烈烈明法如之何受其餽也此承不待教說

來甚明順按此本趙注

第五節 與之交際非徒免死而已矣蓋亦化之於善使

諸侯聞吾教而能改則可以取民有制以三代之治民者

治民即此人也

充類至義之盡也 義即義乎不義乎之義當云合道得

宜守溪用權變推移未諦

第六節 注亦欲小試行道之端以示於人按示於人見字明白

第七節孔子有見行可之仕 見卽上注中所謂示也

見行可卽是爲之兆萬歷癸未文都不合上節注意大全

中輔氏說得之 世得云以所就三章觀之則見行可不

根爲之兆亦未爲不是

仕非爲貧也章首節 道不可行於時本不當仕然家貧

親老或需祿養則我身有時而不得不仕也 漢書兒寬

傳注養主給烹炊者也故趙注云不能親執釜竈 注道

與時違按四字乃喫緊當着眼

第二第三節 鄰京山文兩用不敢也甚合

第三節 其職易稱非苟簡之謂職小任專反無撓之使

不得行其道者也 國外百里爲郊郊外有關抱關迹最

疎遠與下立朝相反行夜擊柝則凡清晝攫金不與其責

矣 注柝夜行所擊木也按元板作行夜朱子本用趙注

末節 立乎人之本朝二句申明有時二字 罪也此卑

貧所以宜居恥也此尊富所以當辭

士之不託諸侯章第五節 使之亟拜則亦幾於賜矣

養君子之道楊氏引周禮王燕則以膳夫爲獻主之說甚

妙

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章首節 管子注立市必四方若

造井之制故曰市井

一鄉之善士章首節 一鄉之善士亦有散在一國之中

天下之大惟我之善蓋於一鄉自然心同理同相爲契合

矣盡字須如此看 注隨其高下以爲廣狹也廣狹指善

說若看作人之衆寡則上半截便說不去

第二節 知其人則非徒想像之而已亦遂以自驗吾身

之善如何 尚友何所爲取諸人以爲善也

告子篇性猶杞柳也章 告子但知氣之為性而不知理之為性故妄謂知覺運動乃人生所固有仁義禮智則皆自外而至乃人所本無必待為之而始成遂設杞柳桮棬之喻孟子亦未與正言性為天理仁義之根於性只就一為字折倒渠使無所置辨既而告子自病其說之偏於惡也於是下章復為湍水之喻謂善惡皆性之所無而生於習則終以氣為性而已

首節 注如荀子性惡之說也按性無善無不善此告子宗旨所在與荀揚所見自別注意當渾之

性猶湍水也章末節其勢則然也 勢字與理字相反食色性也章第三節 且謂長者義乎二句當如存疑兼

長馬長人之說

孟季子問公都子曰章 孟季子初是謂所長非所敬辨上章長之者為外及孟子剖析出斯須之敬則又謂敬如

此隨人轉變則非敬亦不由內也始之外長蔽於一偏既乃外敬則陷於性本無善之說而莫悟矣答問間有兩層意思

首節 未達長之者義乎之言故私論義內為不可解也

第三節 上章就敬之同處謂其在外此章是就敬之異處見其在外兩般說話一樣機鋒也

第四節 為尸是為祖尸語類云古者為尸必隔一代孫可以為祖尸子不可為父尸以昭穆不可亂也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無善無不善也章首節 未發以前何嘗有所謂善惡

第二節 此言雖未可定於初但教化所係者大此近荀子說

第三節有性善有性不善 二有字對第一節二無字下又言非他人所能為對第二節似駁兩家

第五節 乃若之若舊訓順故注特云發語辭 須看注中但字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即此節以情言性之意也情之發也兼善惡而此言但可以為善不可以為惡者故者以利為本情之發而為善則本乎性而理之順者也其為惡乃繫而使逆其所發者也

第六節 此處才字孟子從性字一滾說下只在理上論未曾論到氣程子之說當從言外補出來雜便失語意注乃物欲陷溺而然按此已起下章

第七節 我固有之也 有字正破告子無字

第八節 上即情善而派源於性此又舉孔子之說詩見惟性本善故情善而孟子之獨言性善非無徵也 性不可見故以情言然斷乎以善為固有者人之性天所命也推本生民之始是固有二字下落有物有則有字與上節有字相應 秉彜指性商書所謂恆性也懿德指仁義禮

智中庸所謂性之德也雖一理而層次有分 注是民所

秉執之常性也按千萬人所同千萬世不易故曰常

摠注 學而知之按此所謂思也求也 孔子所言下愚不移者按此所謂舍則失之

富歲子弟多賴章第二節 麤麥是降才之同能同生同熟者不陷溺者也其不同生同熟者陷溺則然也曰播種曰其地曰樹之時是三者皆非從天降也而可云皆熟以上明降才之同乎 不同熟者地之不齊雨露之不齊人事之不齊非麤麥之才有殊也

末節 邵子曰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牛山之木嘗美矣章第二節 此節氣字根脈須要分曉語錄中有兩條最善而大全皆遺之葉味道問良心與氣合下雖是相資而生到得後來或消或長畢竟以心為主曰主漸盛則客漸衰主漸衰則客漸盛客盛然後勝得這

主故曰志動氣者十九氣動志者十一呂昭德問夜氣一章曰這病根只在放其良心上蓋心既放則氣必昏氣既昏則心愈亡兩個互相牽動所謂皓之反覆按此則放其良心下當先補出氣昏一層日夜所息中又當就無所作為補出氣定而性復之意然後轉出平日清明良心必有發見前後意方融貫

雖存乎人者 人字謂人之本來質地方與下未嘗有才相應以下氣字自貫注

有枯亡之矣 有常讀去聲

魚吾所欲也章第二節 義非外至乃所欲有之所惡有之蓋本心也是故從其甚者耳 此處是精義事

第四節 此處是省察事即省察此良心之失與不失也

第五節 此節重在皆字見非但可以望賢者而不可以責中人也 蓋惡之心義之端也能常存之則必能舍生

取義矣

第七節 臨事不能省察者由於平日先無精義之功良心雖有時發見却易為利欲所昏蔽故不辨禮義而至於喪失也

末節 注本心謂羞惡之心按羞惡之心是義然義皆從仁出蓋謂失其仁義之心也故下章以求放心言之

揔注 是以君子不可頃刻而不省察於斯焉按此所以下章說求放心

仁人心也章首節 私箋云有此心即有此仁心而不仁即非人矣

末節 私箋云心即仁也求放心即求仁也 注蓋能如是云云按自蓋字以下乃朱子以程子之意推而論之所以防異端之流弊也不必入口氣 程子云云按約之使

反指未學問人尋向上去指既學問人 此章大意新安



陳氏之說甚明

鈞是人也章第二節 注心得其職則得其理按理即天之理 若能有以立之按此句是操存根本 則事無不思按謂無不得其理 操存涵養使常清明乃所謂先立其大也事至能思當留在不能奪中講

摠注 君子存誠二句按純乎天理之謂存誠在思之先敬則不昏故常能思 天君泰然按心居中虛以治五官夫是之謂天君出荀子天論篇

有天爵者章首節 南軒云仁義又言忠信忠信只是誠實此二者 雙峯云須忠信樂善仁義方為我有乃為可貴 天爵性分也人爵勢分也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章首節 貴於己者已有可貴之實人亦從而貴之兼內外兩層說故下文既言仁義又言聞譽

末節 以食比仁義以衣比聞譽蓋二者又有內外先後略分輕重也 膏梁趙注膏細梁如膏者也 令聞廣譽根仁義來 文是衣繡是裳 欲貴之情有貪與夸二種聞譽二句又對夸者言之也不然只說仁義貴於己之理盡矣

羿之教人射章首節 盡其性

第二節 由其道 上節立志希望下節用力有漸 此章言教與學不是空譚須從實地做得到家方能有成聖譬則力也規矩方員之至也本非易事看得毅與規矩粗淺是時文之謬也

任人有問屋廬子曰章第三節 不識性則但知甘食悅色而以義為外不知教則縱其甘食悅色之欲而以禮為輕豈知禮本於羞惡辭讓之天則不如是則違禽獸不遠而無以立也可與立而後可與權

第五節 孟子以本末破他輕重二字下上之解不如趙注云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等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數語明暢

末節往應之曰 孟子言當應任人如是也

人皆可以為堯舜章第三節奚有於是 朱風林四書旁註作言安有食粟而已之理却不若後來林次崖云是字指形體而言所以為堯舜者不在於形體在於作為也口氣較合

弗為耳 弗為者不盡其才者也

第四節 注陳氏云云按道性善稱堯舜原是一事今人只讀楊氏說便非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章第二節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須看注中一發字謂其猶有戚之之意則所性之仁見於父子者賴以未泯耳兩截固有次第

第三節 此問最善善於說詩即亦可以通乎孝之變矣

第四節 過小孔疏母遂不嫁之說甚善 幽王黜嫡妻廢嫡子已是人倫之大變不須更推到宗社安危上

孟子居鄒章第五節 成字從上節及字中來

末節儲子得之平陸 趙注儲子為相得循行國中

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章末節 注則亦未為深知孔子者

按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小不知其大也

總注 尹氏云云按未嘗知仁第一第二節未嘗識賢第三節至末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章第二節 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必有紀綱法度則兵爭可息逐層敘致正見討伐為最重之事而不輕於勞師動眾也五伯摟伐則無王勦民斯為罪之魁矣然桓盟之盛猶不約而信豈若今之諸侯爭城爭地者乎以下章連類參觀則今之大夫所為逢長者亦

可以得其實矣 王制名山大川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  
閑田諸侯之有功者取於閑田以祿之其有削地者歸之  
閑田曰祿之則以其地所入者為慶及身而止非此地世  
世屬之此國也注益其地句當酌趙氏於制度未暇詳也  
然王制固有加地進律之語更詳之

第三節無有封而不告 安溪先生云此句繫在交隣之  
後蓋存亡繼絕如城楚邶之類非指本國臣下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第三節 趙注曰山南曰陽太山  
之南謂之南陽也

君子不亮章 語類云亮信之小者孟子所謂亮恐當訓  
明字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末節 人將曰者中心達於面目  
人一望而識之描寫之如此也  
舜發於畎畝之中章首節 孟子羞稱五伯何以帶說三

子為以下即是中人也

第二節 須看是人人字原與下節不同其生也有自來  
命於帝廷為大任也然既生之後或不能無氣質之蔽習  
尚之染故必先磨鍊一番此又存乎其人之善體天心自  
能成就乃因材而篤耳 苦心志是動心勞筋骨三句是  
忍性行拂亂是益不能陳定字分記極好

第三節 而後作如太甲悔過自怨自艾處仁遷義後字  
對上先字

第四節 法家拂士對上微色發聲敵國外患對上困心  
衡慮舉有國以包在下者不是又推開說

末節 論來末節只宜頂人悔過兩節不宜因尹氏注總  
上四節來

盡心篇盡其心者章第二節 存心似致中養性似致和  
操而不舍是敬以直內順而不害是義以方外

總注然智而不仁云云接如釋氏之學是也

萬物皆備於我矣章首節 安溪云萬物直以人物言不兼事類說尤與下文仁恕相貫免費曲折

末節 進於萬物一體之公則無所虧於皆備之本然矣子好遊乎章末節 獨善其身謂其德望足以輔世長民而仍不枉道以求合

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此為當世學者不知信從孟子而發 世得云不云待聖人而後興而曰待文王而後興隱

隱有權德兼優意思若道德不藉勢位而常存乎人心雖去聖千載誦詩讀書與並世無異

騁者之民意末節 注舉一世而甄陶之按如陽和一煦萬物皆新

仁言不如仁聲章 四項都不可少而其效有淺深故當務其至者

無為其所不為章 安溪云而已矣三字在能擴充上見

注不能以禮義制之私箋云又添出一層按禮義是能

反是心之實非添一層也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章首節 先生云術如四術之術

在心之理謂之德得之于天處事之方謂之術得之于人

第二節 德而勸忍之使慧生則知幾其神矣術而增益

之使智全則誠能動物矣操心危故戒懼于頸而常覺慮

患深故修省益密而常慎也 操心德慧之本慮患術知

之發 操心危則涵養到慮患深是閱歷熟

有事君人者章第二節 為悅當對下二種人說不當以

首節佞媚比儼能安社稷其人品亦高矣只是太着意耳

注中如小人之務悅其君句有病

廣土眾民章第三節 分如左傳四國皆有分之分惟人

也得其秀而最靈性之稟其全者其分同也然欲動情勝

利害相攻無以定之者多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則分定之說也太極圖解證之定字不可落空明甚語錄所謂合下都定者言聖人不待勉強耳

第四節 此節為定之之蘊蘊積也指四德之根於心若誤為蘊積而藏之謂四德乃性之所藏失朱子本義矣注氣稟清明性之也無物欲之累不為他隔斷

總 然真所得于天者按此句是分

伯夷避紂章末節 注趙氏曰三句只解得上半截五十五以下又反覆言之若無上政則雖有美意亦不能使老者皆得其養不煖不飽二句正與上節兩足以一可以反應孟子言之重辭之複須着體貼不可只與上半截一直說了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第二節 安溪云瀾與容光不是處亦未是木處蓋所由以觀木者但觀斷港絕潢必無

澌澌湍急而雷電燿影不能幾微畢照可見

摠注 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按本猶之基也

楊子取為我章第一第二節 拔毛摩頂是孟子形容不可看作實有此事

摠注 中之所貴者權按只是辨中

饑者甘食章 心不在則食而不知其味人心一向迫於飢渴便此心做不得主失飲食之正上四句中須隱隱見得沒有為味之主宰者方好人心亦皆有害是道心為人

心所汨口腹以人心之知覺為主則知所擇而不失其正味矣人心以天命之秉彝為主則知所擇而不失其正理矣正字還他分曉始得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章 不易當對不辨禮義而受萬鍾看蓋察義至精而常不失其本心故也 陳壽翁云介有剛介介持廉介之意惟其分辨所以能如此亦如廉

本訓廉隅惟其廉隅分辨所以清廉廉潔

有為者辟若掘井章 此章不可作始勤終怠等語蓋掘井九仞原是能用力者所差不及泉耳猶如讀書窮年累月所讀頗多但未通耳苟其及泉雖不九仞何害但不及泉雖更加九仞之功倍於九仞之功亦不得不然耳何則井中本自有泉及泉而後為井乃已焉而棄其井乎如此方不是為山九仞章公共話頭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章 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無親戚則必并君臣上下而亡之矣

孟子自范之齊章首節 私箋云居移體二句當虛說不專屬貴的一邊按夫字始落到王子身上只言盡人之子皆有可移但患自不肯移耳

第二節 廣居人所固有却必待養而始成始之求放心終之得安宅動心忍性等事皆所以移之也

形色天性也章 須體會摠注中程子意今人只是楊氏說耳

齊宣王欲短喪章第三節 注陳氏云云按陳氏者卿字壽老著孟子紀蒙 厭於嫡母按厭於王耳母不厭于此

趙注也亦誤 閻若璩曰陳氏之誤亦有自來趙岐注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當岐同時

康成亦注孟子未知其解云何要以喪服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線緣既葬除之鄭注曰諸侯之妾子厭於父

為母不得伸權為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蓋諸侯尊絕旁期以

下何有於妾公子被厭不敢私服其母父卒猶有先君餘尊所厭亦不過服大功其嚴如此晉胡澹生母喪嫡母尚

存疑不得三年以問范宣宣答曰嫡母雖貴然厭降之制父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為比而屈降支子

也說與鄭注合不知何緣孔穎達疏載記多有厭嫡母之說流傳至宋闢入集注朱子亦有取此遂成不刊之典且公子為母練冠之下麻衣之上仍有一麻字蓋以麻為經帶何竟遺去是不獨陳氏之說當請刊正所引儀禮亦當請加補正云

君子之所以教者五章第二節 草木之生亦須先問其種子如何其天資誠如顏之明健曾之宏毅又當用力已至乃可言兩化耳為注中補此一層方是五教第一句第五節 重在君子使人得以私淑與子私淑諸人句不

道則高矣美矣章末節 注中道而立言其非難非易按非難非易不可平對中道句只對針不可幾及耳君子之於物也章 上四句入講宜云君子所施不自物始其於物也但愛之而弗仁君子所厚不自民始其於民

也但仁之而弗親

知者無不知也章 鄭氏禮記注放飯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穢此從趙注以流字例之趙注是

摠注 雖徧知人之所知二句按出荀子儒效篇有人口我善為陳章第四節 草車兵車也左傳吳用木楚用革留侯曰殷事以畢偃為軒

民為貴章 得乎天子者得乎君也即於民為貴對面引起君為輕脉絡復言得乎諸侯者諸侯亦君理如是始備也有此句則下節發明君為輕即可承諸侯來說不言天子而義自顯且亦言之無罪矣孟子文章周密穩當如此所以為經

仁也者人也章 此章只言道之所由名故曰合而言之不說體道上 注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按此釋人也句齊饑章首節 須看國人皆以四字不問其義之可否而

但欲以衆情動之也

第二節 則之野句法間引周書則至於豐爲證

口之於味也章 安溪云兩謂字是辨明性命之說蓋不

與命合一者非真性不與性合一者非正命也不是果有

兩項性命而君子有意伸抑其間本文所謂性也命也乃

就世俗所謂性命言之如論語野人也君子也之比

第二節 聖人之於天道也 聖人與仁義禮智相承天道

與人倫相對今人俱誤讀注意

浩生不害問曰章 朱子答敬夫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

之之辭

第三節 注可欲而不可惡按語錄作有可欲而無可惡

更明

人皆有所不忍章第一節 注物欲之蔽按蔽字極好人

心一爲私欲所蔽到處有物隔礙壅塞見得這邊昧却那

邊仁義雖吾固有不能坦然由之矣須猛力抉去其蔽使

豁然洞達方能自此至彼通行無碍而克全吾仁義之本

然也 如水然抉去壅塞方能通流決達也充則溥至習

坎之功清流既導又流而不已

第二節 達是由此及彼用力做去充則更能滿其量也

自是兩層若兩節一意則贅設矣

堯舜性者也章第二節 或能於暫而不能於久或顧其

大而不暇於細卽非盛德之至

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安溪云寡欲是就見成說其所以

寡欲則自克已持敬中來又云養心是養其仁義之心非

徒養其虛靈之心也

曾皙嗜羊棗章首節 羊棗非棗也乃柿之小者初生色

黃熟則黑似羊矢其樹再接卽成柿矣余乙亥客授臨沂

始觀之沂近魯地可據也今俗呼牛孀柿一名櫻棗而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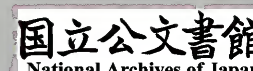
沂人亦呼羊棗曰櫻棗此尤可證柿之小者通得棗名不必以爾雅遵羊棗之說為疑若卻武士人偽作正義以羊棗為楓棘之屬則甚謬此乃本草所收酸棗也白出山石間色赤味酸

第二節 膾是生肉炙是熟肉

孔子在陳曰章第七節 又不可得與上不可必得相應第十二節 義信亦德之類特佞與利口所亂者一節而鄉原賊德五常百行無不為所亂耳

由堯舜至於湯章首節 朱子謂得以聞之賴於見者經文語勢固然看先有首句既言堯舜以是傳諸湯矣而又叙見知大意似個中間接續人孟子亦自任如此耳講章輒謂看此得以二字便見是見知重殊覺誤會朱子本意第三節 尚書大傳曰閔天南宮适散宜生學於太公望見羣輔錄

末節 上而為君者其事行則聖人作而萬物覩孔子不得位垂諸文以傳諸其徒一時或無由盡知莫為之後恐其淆亂所以獨幸鄒魯之近故此節比上文但言世之相去又多一層亦正與君子之澤章相表裏也 然而句指見知則亦句指聞知說無正是說有 注不敢自謂已得其傳此正文然而句而憂後世遂失其傳此正文則亦句然乃自見其有不得辭者此正文二句交關處此層須於言外或篇終見之 所以明其傳之有在然而句又以俟後聖於無窮則亦句



義門讀書記

四書

第六卷

孟子下

義門讀書記

詩經 卷上

永懷堂本

長洲何焯吧瞻

詩譜唐於時殺禮以救艱厄 古之聖人不以天下奉一人豈獨殺禮哉

行 爾爾者后稷之曾孫也公劉者自郤而出 也字者字疑

小大雅 班固古今人表於懿王堅下注云穆王子詩作小顏釋之云政道既衰怨刺之詩始作也是必魯詩相傳之語蓋不始於厲王矣

天子諸侯燕羣臣乃聘問之賓 乃作及 小雅之臣何也獨無刺厲王 也作以 師移其第耳 然則常棣亦或移其第耳朱傳得之

商頌則受命代夏桀 代作伐

自從政衰 從作後

國風周南關雎序然則關雎麟趾之化 至諸侯之風也

王者之風諸侯之風與周禮天官地官之分相似故程子

謂二南猶易之乾坤

首章關關雎鳩 傳云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按上句承

摯字下句承有別

傳若關雎之有別焉 關雎作雎鳩

窈窕淑女二句 此淑女指后妃鄭箋述字與傳殊者起

下左右之意

二章窈窕淑女二句 此淑女指三夫人以下 箋云欲

與之共已職按此起下服字

葛覃序 敬姜曰勞則善心生婦之不淫以少而勤也故

曰后妃之本

首章 箋云葛延蔓于谷中云云按例以次章不如鄭說

鄭曲解興字耳此詩宋氏以為皆賦者近之 毛鄭之意

以為葛所有事不應并賦黃鳥故定為興

卷耳 此與名南草蟲之詩相似皆君子行役其室家思

念之耳

二章我馬虺隤 虺作虺與仲虺之虺不同

維以不永懷 上章云嗟我懷人此云維以不永懷是設

為君子透慰其室家之語三章永傷答上嗟字

三章 箋云觥罰爵也云云按酌彼兕觥正是不醉無歸

之意

四章 云何吁矣言此臣方自云此何足煩君之憂念故

君尤當念之也 吁爾雅注作吁為勝

穆木首章 福履綏之即鬼神福謙之意

螽斯二章 傳云繩繩戒慎也按曰戒慎則又有禮法以

持之子孫既材美而更能教也

桃夭首章 箋云興者踰時婦人按此踰字是喻字因下文傳有無踰時之語而訛

宜其室家 此言其相匹也

二章宜其家室 變文言家室者見其能相成也

三章其葉蓁蓁 又謂其枝條之盛興家人也

兔置序 以免置為后妃之化成何文義

首章 言肅肅則武夫莫不禮讓矣與豈曰無衣之詩不

有王霸之辨乎

二章 達非置兔之所未詳其旨

箋云此免置之人 免置作置兔下同

三章箋云使之慮事 事作無

汝墳 此二詩朱傳甚分明

首章 伐枚并肆以比虐之日甚亦得

麟之趾 觀序意直謂周之既衰鄭則以衰世為指紂

首章 公子嫡子也于嗟麟兮復歸美于所自來也

二章 公姓同母弟也姓與生同朱傳云公孫也則用鄭

氏解特牲饋食禮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云所祭之子孫

言子姓者子之所生之義

召南鵲巢首章 箋云猶國君夫人來嫁居君子之室德

亦然按德亦然者能容其下也故迎送有百兩之盛而成

宗廟社稷之主也 又云車皆百乘象有百官之盛按內

官九御準外官九品

采芣序 不失職猶周南之寤寐思服也

草蟲首章亦既見止三句 思之甚則望之切不惟以得

見為慰即一遇亦足以解憂也鄭箋殊迂鑿蓋欲與上鵲

巢相配而視傳之失為有加也 箋引易釋觀為已昏之

據

采蘋首章箋云教成之祭祀用魚芼用蘋藻

善據

此祭女所出祖也 女上登一祭字

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 申明成婦順

三章箋云祭事主婦設羹 事作禮

甘棠首章 箋云召伯聽男女之訟按訟凡諍訟皆是不

必泥下篇而獨指男女即下篇亦不必指為召伯所聽之

訟也朱傳得之

行露三章 獄則獨召之訟則互質也

殷其雷序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所謂公義私

情兩兼之也

首章 雷之所聞不過百里今我大夫乃甚遠也

標有梅三章迨其謂之 朱傳謂之則但相告語而約可

定矣按此釋為近但有媒妁之言而不備禮也

小星序 箋云命謂禮命貴賤按能安于禮命之貴賤則

不違于天所賦之分自在其中

首章三五在東 三五以春言參昴以秋言

夙夜在公箋云凡妾御於君不當夕 據夙夜

江有汜序勤而無怨 但云不我以則無怨也

首章箋云然得並流 得作而

三章不我過 過猶及也

野有死麕三章 昭元年左氏傳趙孟曰吾兄弟比以安

危也可使無吠則春秋解詩者兩無字皆自無也

何彼襍矣首章曷不肅雍 曷不言何所不敬且和也

二章箋云正王者德能正天下之王 上王字衍

三章箋云以絲之為綸 之為作為之

騶虞 五紕五縱止於壹發猶三陂失前禽之意所以為

仁之至 朱新仲云射畢十二箭方為一發一發五紕非

一箭射五豕也十二箭乃能射五豕耳 朱傳釋吁嗟句

得之

擗柏舟序 以離騷例之則此詩作仁人不遇者似為有味

二章 兄弟當指僚友言之不以其戚戚君也若以同姓臣解不能奮飛則尚有義理可味

綠衣三章 朱傳以女為君子最難通以絲為妾之少女以治為君子嬖之欲與下章相對而甚乖疎

箋云先染絲後製衣 製作制

燕燕首章 燕必雙飛今我留而之子去異於是也

涕泣如雨 涕泣作泣涕

四章 定變討賊以寧宗祏君母當為內主所謂先君之思也

日月首章 箋云日月喻國君與夫人也按朱傳日居月

諸呼而訴之也然鄭箋之說則自本于昏義不為迂僻

四章父兮母兮二句 鄭說微曲當如朱傳

終風 朱傳作莊公者近之

擊鼓三章 緣上不得歸而言之

四章 此與下章朱傳以為從役者念其室家者近之

凱風序 成其志謂成其志節不復嫁也疏得之

雄雉 此與下篇朱傳不從刺宣公者近之然猶用序說

之半恐亦不然左傳論語雖曰斷章竊謂其大意當由此

而推也

四章 始見君子之耿介決去自疑懷安致患既而自念

但不枝求其德行固足容於亂世又何必如君子之遠引

哉

匏有苦葉 前詩言去就此詩言出處

首章 此章言必視其時次章則嘆他人之昧其道也

三章 末二章設為問答之辭此章諷其及時也

四章 上有明君乃可以出不敢斥言故但云須同志之

友也

谷風二章 行道二句當如朱傳作賦

箋云徘徊也 云下脫一違字

五章既生既育 治生之生本此

式微 黎為衛之屏蔽今為狄人追逐而衛不加存恤此他日狄難所由及也西伯戡黎而祖伊恐詩人錄之其以是夫 中露泥中自是無所覆庇辱在泥塗之意作二邑者無據當從朱傳君亦當指衛君

泉水四章我思肥泉二句 言終不可奈何付之永嘆也靜女序 此所謂援古以見今之不然當於言外得之者也

首章愛而不見 愛說文作僂仿佛也

傳言志往而行正 正作止下同

二章 傳云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灋云云按此

傳與周禮女史之職不相應然必古者御見之法如是也

鄘君子偕老首章 末二句言必無不淑之事蓋反言以

諷非直斥之也傳得之如箋云與下二章違反矣

傳何為不善乎 何作可

桑中三章 庸與鄘同孟姜孟弋猶他國之女或係母族曰孟庸則吾國之世族固若是焉不亦甚乎 庸者以國為姓不言孟姬而言孟庸則猶諱之也

定之方中序始建城市而營宮室 建國必有門闕為宮

室則左祖右社前朝後市并度地居民之制備矣

首章作於楚室 言作室則廡庫該焉

榭之榛栗二句 榛栗可以備籩豆之實椅桐備樂梓漆

成以養生而送死

爰伐琴瑟 方建國作室而即計及于爰伐琴瑟則規模

宏遠蓋將富而教之此亡國之餘所以復盛也歟

二章降觀于桑 宜蠶則帛有所出

三章靈雨既零 靈者感應之速對下秉心塞淵

匪直也人 不但民事修也對下駮北三千

蠶棘二章 嚴氏能暢鄭箋之指

載馳 劉向新序曰齊桓公求婚于衛衛不與而嫁于許

衛為狄所伐桓公不救至于國滅身死可為說此詩廣異

聞 襄七云考其時狄入衛在閔公二年冬此詩之四章

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殆背冬涉春麥秋將至矣夫閔數

月而救援不至則與國之充耳可知其與黎臣之言葛之

誕節者何以異左氏于許穆夫人賦載馳之下即係以齊

侯使公子無虧帥師戍漕云云則是詩有以激之耳

衛考槃首章永矢弗諼 如箋之云過于怨懟恐與上碩

人之寬句不類

竹竿二章遠兄弟父母 言既遠其兄弟父母而來所恃

者夫子之見答今乃不然所以可悲也

伯兮四章焉得諼草 諼忘也借以托意非此草果能忘

憂

木瓜序 此詩托意于言外如齊桓之施豈復吾國所能

報惟要之以子孫不忘而已木瓜瓊琚以為當時之實事

則反啟讀者之疑矣抑孔子次諸王風之前其亦見周室

既東諸侯不可無霸哉

首章匪報也二句 箋似疎

二章三章 木桃木李則為物益微矣

王君子陽陽首章箋云其自樂此而已 自作且

兔爰二章傳造偽也 偽作為

鄭羔裘首章洵直且侯 傳侯君也按若以侯為君即不

得復云彼其之子且云邦之司直邦之彥也

女曰雞鳴二章與子宜之 箋云子謂賓客也按以子為



賓客語不順

溱洧首章傳渙渙盛也 盛上脫春水二字

士曰既且 且本徂字通作且

洧之外 遠之洧外蕩而不返也

伊其相謔 箋云因相與戲謔行夫婦之事按士女至於

相謔此即淫風流行也鄭之說詩則過矣舉國往觀萬目

睽睽即至無良寧有是耶

齊東方之日首章傳人君明盛無不照察也 照察二字

本此亦未宜施之同儕

南山序作詩而去之 去之即謂作詩之大夫去齊國爾

箋似疎

三章四章 箋云又非魯桓按非魯桓所以甚齊襄之惡

甫田三章箋云人君內善其身外修其德 德當作政

敝笱首章其從如雲 箋之所云是文外重旨

猗嗟三章以禦亂兮 言但知禦外侮而不念內亂之當

開也

魏汾沮洳首章殊異乎公路 不敢斥言其君故以左右

親近者言之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名魏滅于晉猶邠

之風皆衛事也蘇氏亦云

園有桃不知我者 知我作我知下章同

陟岵 晉獻公之時數有征役魏既為所滅其遺民不堪

其徵發而作是詩

十畝之間首章 箋云古者一夫百畝云云按若作削小

則十畝之外復何說哉正義謂是地傍徑路蓋強為之說

碩鼠 伐檀則無臣碩鼠則無民魏安得而不亂且亡乎

唐蟋蟀序此晉也而謂之唐 至乃有堯之遺風焉 成王

滅唐而封弟叔虞為唐侯至子燮改為晉曰唐者本其始

封不獨為其風俗也 此篇當從朱傳不得為刺詩

首章歲聿其莫 言歲暮者夏之九月周十一月也  
山有樞序刺晉昭公也 此所刺者蓋以身發財者也  
揚之水首章箋激流湍疾 激作波

椒聊二章實大且篤 實作碩

扶杜序 晉自獻公去桓莊之族其後公族公行之官皆  
以卿之餘子庶子為之蓋懲曲沃之不兩大而忘其將移  
而滋他族也此詩其作於成公之後乎

首章傳扶特貌 特下脫一生字

采芩首章采芩采芩二句 古人芩與蓮通用以澤草而

求之山巔豈可信哉枚乘七發蔓草芳芩曹植七啟寒芳

芩之巢龜李善注並云古蓮字史記龜策傳龜千歲乃遊

蓮葉之上徐廣云蓮一作領

秦黃鳥首章彼蒼者天 天國人目其君也

晨風首章賦彼晨風 賦作賦下同

二章隰有六駸 陸璣以六駸為梓榆非獸者得之朱傳  
從陸

無衣首章王于興師 秦人猶知從王征伐不當自擅風  
其君以待王命而興師豈非先王之教人人者深乎

渭陽序 康公即位晉文公之歿久矣蓋以三帥被俘兵

連禍結令狐之役重見欺于趙盾不能復修先君之好故

追思當日送衛反國而傷晉人之少恩也

二章瓊瑰玉佩 路車所以安其身玉佩則又親于體思

之益甚如與舅氏相逐為一而不離也

權輿序 三良從死亂命亟行又忘其舊臣夫孰為用而

繼霸乎

陳衡門首章 安溪先生云栖遲自樂誰其不願顧所以  
或不能常安者有物敗之惟無求于世者為能得之下二  
句與上二句是反覆相應之詞按此說極得詩意觀下二

章即申樂飢意可見

二章三章 河魴宋子豈惟命有限制一有妄求之節不肯自安于栖遲或得之而高明鬼瞰反顧望衡門而悔不可追矣

墓門首章夫也不良 夫指陳佗言之謂是夫也

誰昔然矣 誰昔言誰為之養成其惡也此指無良師傅

二章箋云梅之樹善惡自有有作耳

性因惡矣 性作樹

防有鵲巢首章印有旨茗 印作印下同

株林乘我乘駒 傳大夫乘駒按此謂孔寧儀行父也

檜羔裘三章 此章不復言朝則檜君久而唯荒于遊燕

可知也

曹下泉序曹人疾共公侵刻 侵作寢一本浸

首章冽彼下泉 冽作冽 安溪云寒泉當漑嘉穀而所

浸潤者蕭稂以比貪殘得志者無功而徒為民病也夫惟

明王興于上則車服以庸如陰雨之膏黍苗焉承流宣化

皆得其人斯惟周京最盛之治歟

幽七月二章殆及公子同歸 從傳則公子者女公子也

四章為公子裘 此以為裘包為褊言之

七章亟其乘屋箋云七月定星將中 七作十按定星中

在小雪時

八章十月滌場傳滌場功畢入也 滌下脫掃也二字

鷓鴣 此詩朱傳為合

三章 與多方文法相似

東山序序其情而閔其勞 朱子語錄方其盛時則作之

于上東山是也及其衰世則作之于下伯兮是也

首章制彼裳衣 軍容不入國故歸者別製裳衣

四章 倉庚六句朱傳以為東征之歸士未有室家者及

時而婚姻此較得之序固云樂男女之得及時也

義門讀書記

詩經 卷上

義門讀書記

詩經 卷下

長洲何焯記 瞻

小雅鹿鳴之什常棣二章 言他日族葬于原隰之間惟此兄弟也

六章 其字不必說到生死唐王維詩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可與此詩對看

伐木 此與上常棣篇疑皆周公作安溪先生謂二詩實相首尾有伐木而常棣之義益明

二章箋云此言許者伐木許許之人 上許字作前南陔序 方勺曰陔何以有戒意據周官祗夏儀禮作陔

夏則陔通于祗且辰窮于亥是戒之時也 南有嘉魚之什南有嘉魚序太平君子 平下脫一之字

蓼蕭四章 蓼蕭 沖作仲

義門讀書記 詩經

六月五章至于太原 太原先儒無明文其即書之所謂

原隰乎亭林說得之

采芑三章就彼飛隼 就作飲 芑作艾

車攻二章傳田者大芑草以為防 禮作飲

吉日四章箋酌而醴羣臣 就作飲下同

鴻鴈之什沔水首章就彼飛隼 箋云此言魚之性寒則逃于

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按如箋云次

章何以復有變文當從毛傳良魚在淵小魚在渚之說為

長

白駒 安溪先生云此勸隱之詩也賢者之去同僚惜之

故欲繫維朝夕而喜其賁然相顧然又決之曰行也使爾

為公為侯則憂深責重暇豫未有期矣優游者猶豫遲迴

之意言不必優游而可以勉決其遁思士大夫勇于去如

此其時勢可知矣末章望其音問常通則朋友之情也

斯干三章君子攸芋 箋云芋當作樵按集韻樵芋同一

字

六章箋云乃鋪席與羣臣安燕為歡以落之 落別本作

樂按落字近之然釋文有樂字

八章家室君王 家室作室家

箋宣王將生之子 將作所

九章箋云紡塼習其一有所事也 一作所所字衍

無羊四章牧人乃夢 言牛羊息而牧人乃就寢矣

節南山之什節南山四章勿罔君子 箋云勿當作未按

此本又誤刊為未下同正義云未略欺罔

正月十章箋云終是用踰度陷絕之險女不曾以是為意

乎 是用作用是不曾作曾不

十月之交首章朔月辛卯 月近刻作日者非說見學齋

咕嗶及魏了翁正朔考

四章家伯冢宰 冢作維箋云冢宰掌建邦之六典按先鄭注周禮以宰為宰夫者得之若冢宰不應敘司徒下也

小旻四章箋云爭言之異者 爭下脫一近字

五章箋云王之為政者 者作當去聲  
小宛首章 安溪先生云鳩一生九子以為兄弟之喻鳩飛戾天喻人能自奮也故思念父母其心憂耿達於明發守身之志決矣

二章 惡旨酒者以顧養也畏天命者子之翼也

三章四章 中原之菽菘其種也螟蠃之子肖其類也草木昆蟲猶有種類人受教誨于父母而不以善似之可乎此所以日月征邁以求無忝此兩章申有懷二人之意

四章題彼脊令箋云不有止息 有作肯

五章六章 桑扈而啄粟深寡而岸獄民物失所甚矣當

此之時何以修身而避咎乎溫溫矣而惴惴惴矣而戰戰兢兢惕彌深也集木矣而臨谷臨谷矣而履冰危瀾至也此其所以守身而庶幾其不辱親也此兩章申各敬爾儀之意

小弁五章 此比王不恤后與太子將自同無枝之壞木而猶莫知悔悟徒有他人為之憂也

七章析薪樵矣 樵作拖

箋不欲妄挫折之 挫折麻沙本挫折

八章傳有越人于此鬪弓而射之 之作我

巧言首章亂如此無 無作無下同

六章箋云言力勇者謂易誅除也 言下脫一無字

既微且尫 尫作種

何人斯首章維暴之云 維誤誰

三章 言從行唯我與女非女誰為之也

巷伯二章傳縮屋而繼之 縮廖本指疏云謂抽也

七章箋云以言此讒人欲譖大臣 大臣起下君子

谷風之什蓼莪首章 蓼莪長大則蒙長育者深矣乃匪

莪而蒿匪莪而蔚豈不辜負天地以興子之不才辜負父

母之生長也

箋莪已蓼蓼長大貌視之以為非莪故謂之蒿 貌作我

故作反

三章 餅受酒于鬯餅罄則鬯恥子受身於父母子無善

可稱則為父母之羞故寡德之民其生也不如死

五章六章 末二句有自責之意非徒遭亂自傷而已

大東序 譚在濟南平陵縣西南去周京二千餘里錄東

人之詩則天下無不困于勞役可知也箋謂言其政偏蓋

未盡得經意

三章 穫而為薪已失其生理矣况忍加之浸乎

四章 箋云舟當作周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按以周為

舟乃度詞也欲言之無罪耳

五章箋從旦莫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 旦下脫一至字

辰下叠一辰字

七章傳翕如也 如作合

四月八章箋此言草木尚各得其所 尚作生

小明首章 明明上天即後二章神之聽之之根脈非但

人窮則呼天也

四章五章 彼其人爾君子皆作詩者自謂也無恒安處

憚毒皆安于命也靖共爾位憂畏惟一于義也神聽而式

穀則天之所相罪罟譴怒亦可以不至矣自勵亦以自釋

也 箋是使聽天平命 乎作任

鼓鐘四章傳南夷之樂曰南 下南字近刻任者非

楚茨三章笑語卒獲 安溪先生云笑語卒獲即禮思其笑語之意祭之時如在其上也

四章箋云祝徧取黍稷牢肉魚擣于醢以授尸四句 分解齊稷匡勅四字

信南山三章疆場翼翼 張晏漢書注至此易主故曰易四章箋云獻瓜蒞于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 順字衍

甫田之什甫田我取其陳傳尊者食新上農夫食陳 上字從渠陽雜鈔增 廖本有上字

箋云倉廩有餘云云 鄭箋即社倉出陳易新之法所本大田四章 甫田之來止春遊而省耕也大田之來止秋

豫而省斂也 鴛鴦三章乘馬在廐 廐誤廐下同 頰弁三章如彼雨雪二句 言衰端先見也

賓之初筵三章傳屢敗也 敗作數廖下無也字

魚藻之什采芣首章箋王饗賓客有生俎 生作牛

角弓二章箋則天下之人皆知之 知作如 六章箋若教使其為之必也 之必作必能

都人士三章我心苑結 苑作苑 瓠葉序 棄禮不行則無以懷諸侯此戎狄所以叛也

首章箋飲食而曰嘗者 食作酒 漸漸之石序 東征久役京師內虛于是申戎之難作矣

役久病在外 在作於 三章 安溪先生云豕皆能涉水者也今且見其躡則澤

涸可知故月離畢而望其滂沱而下也俾字乃欲雨之詞 大雅文王之什文王二章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毛以

侯字屬下句鄭則以陳錫哉周侯五字為句 不顯亦世傳世者世祿也 上世字作仕

七章上天之載四句 民心悅則天意得矣



大明六章傳維行太任之德焉 維作能

繇首章自土沮漆 土漢書作杜齊詩也

未有家室 亦禮運篇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

夏則居橧巢之意與下築室于茲相對毛傳論高而非詩

人之意

三章箋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 者下脫一皆字

七章 宗廟社稷朝市煥然皆新流離播遷之日規模宏

遠如此所以能創業垂統也

旱麓 安溪先生云豈弟之實作人是也物各從其類而

君子善類之宗故韓子曰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飛

也此豈弟之實也

思齊二章箋云無是痛傷 下脫其所為者四字按沿革

例云建大字本有此四字

皇矣首章箋赫然甚明 明下脫一以字

上帝者之傳耆老也 老作惡因下箋云而誤

五章 楚詞惜謂云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

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呼援之義蓋如之

文王有聲三章傳或城溝也 城作成下大小適與城偶

之城亦作成

生民之什生民首章 履帝武當從鄭箋不然則下二章

反遠于人情矣

三章誕寘之隘巷二句 傳故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按

此說過迂

鳥乃去疾二句 人往收取鳥乃去也傳言于是知有天

異則上云承天意者失詩之本義矣

四章藝之在菽傳在菽戎也 戎下脫一菽字

七章釋之叟叟 釋作釋下同

八章于豆于登 登作登

行葦四章箋薦之禮非菹則醢醢也 非作韭

既醉首章箋天又助女以大德 德作福

三章箋天既與以光明之道 與作助

公尸嘉告 公尸先公之尸也皇尸先王之尸也言公尸

者舉遠以該近

七章箋使祿福天下 祿福作錄臨

公劉序箋云反歸之成王 反作及

四章箋與羣臣士大夫飲酒以樂之 樂作落

六章箋止基作宮室之功也 也作止

卷河二章傳女則得伴奩而優自休息也 優下脫一游

字

六章如圭如璋 圭作珪

七章箋亦與衆鳥也 與作亦

九章傳出東曰朝陽 出作山

民勞首章以定我王箋言我者同姓親也 今人皆不知

我字之義

板三章箋及忠告以善道 及作欲

蕩之什蕩八章殷鑒不遠二句 示厲王當以殷為鑒也

抑序 閻若璩云案衛武公以宣王十六年已丑即位上

距厲王流彘之年已三十載安有刺厲王之詩或曰追刺

尤非虐君見在始得出詞其人已逝即當杜口是也序云

刺厲王非也

四章洒掃庭內 庭作廷箋云不泄政事泄作恤

七章 上言恭下言敬所謂抑抑威儀也

八章 不忤不求何用不臧出于上之化下亦猶之不僭

不臧鮮不為則也

箋云童羊譬皇后也 皇作王

九章箋二者竟不同 竟作意

十一章匪為用教 為用作用為

十二章箋不及遠也維近耳 不及作乃不

桑柔二章民靡有黎 黎民黑髮之人言丁壯俱盡也

六章好是稼穡 釋文云家王申毛音駕謂耕稼也鄭作

家謂居家也下稼穡維寶句同穡本亦作嗇王申毛謂收

穡也鄭云咨嗇也尋鄭家嗇二字本皆無禾下稼穡卒痒

始從禾按此則此章稼穡二字皆當作家嗇

十四章予豈不知而作箋而與也 與作女

雲漢序 宣王之詩首之以雲漢者畏天勤民省躬厲治

為中興之本也

首章寧莫我聽箋曾無聽聆我之精神而興雲雨 神作

誠

二章寧丁我躬 言寧使己身獨當其災也

三章靡有子遺箋幸其餘無有子遺者 幸作今

六章 祈年以下言自此庶幾改過遷善敬事羣神勿以

怒我之故致民被其災也

嵩高序 陳君舉曰宣王中興亦只理會牧伯而已故韓

侯在韓召虎在淮申伯在荆方叔在齊按方叔山甫之誤

首章 商頌亦曰降予卿士即書所謂命于帝廷者也

三章 傳御傳所云近之

五章往近王舅 近作近按說文近在丌部與近非一字

廖本作近

烝民三章傳喉舌冢宰也 惟冢宰得稱喉舌

韓奕序箋云為國之鎮所望祀焉 所作祈

首章韓侯受命箋韓侯受王命為諸侯 諸侯作侯伯

五章有貓有虎 禮有貓虎之祭似即指食田鼠者言之

六章溥彼韓城二句 韓燕當如王子鬯之說兼据水經

注

王錫韓侯四句 服蠻荆而定申伯伐玁狁而錫韓侯於  
是南夷不得與北狄交山甫城東方召虎平淮夷其聲勢  
又足以相應三面底寧西京復見成康之盛矣

江漢三章 曰至于南海則五嶺之外固嘗臣服建置於  
周矣東遷而後南風日競隔限不通史失其傳秦人夸詐  
遂謂蜀與越地皆至秦始開耳

常武二章 安溪先生云臯父為大司馬程伯休父則小  
司馬也

召旻二章 蠹賊內訌箋爭訟相陷人之言也 人作入  
六章 頌以喻政中以喻德

周頌清廟之什 維天之命序 周顛告太平之語出于此  
維清肇禋箋始祭天而枝伐也 枝作征

烈文 安溪先生云此禘祭之詩辟公則先公也維王則  
太王王季也

執競序 執競其敬十四字皆釋文誤刊為箋

臣工之什 臣工 安溪先生云此與下篇以嗟嗟噫嘻發  
端蓋稼穡艱難故重其詞也

亦又何求箋云時歸當何求于民 時作女  
噫嘻箋云使民疾耕發其私田 下脫竟三十里者言一  
部一吏主之于是民大專耕其私田廿一字

豐年傳廩所以藏齋盛之穗也 按此則廩與倉異  
潛傳潛糝也 魚冬負冰故曰潛不當解為漁具

箋 鯁鮎也 古人以鮎薦獻  
閔予小子之什 小毖 成王因祿父三監之亂懲叛悔禍  
卒能守成故歌以祀之也

良耜其鑄斯趙 吳斗南云莊周書鈹鑄于是乎始修詩  
序乃錢鑄又其鑄斯趙毛謂錢為鈹鑄為鋤鈹與鑄相須  
為用者故詩人言鑄必以是兼之疑古鈹趙通

以開百室 箋云百室一族也又云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云云按族譜序何以無引此者豈緣疏中引四閭為族耶  
魯頌有駟首章箋云此喻僖公之用臣云云 說文駟馬飽也  
泮水序 明其為頌魯公也諸侯能究宣王化則頌魯即所以頌周焉耳其辭也繁與周頌之體異或追作于僖公時歟若以為頌僖公能修復泮宮則詩中未嘗一言及修復也  
首章從公于邁箋于行邁行也 上行字作往  
七章式固爾猶箋謀為度已之德 為作謂  
闕宮 魯不當立姜嫄之廟僖公又不得攘服楚之功如是而侈然頌之孔子奚取焉曰此頌之變也風有變風雅有變雅頌獨無變乎美盛德之形容而不誠錄其美即寄

其刺也若小莛者其亦周頌之變乎  
三章莊公之子 公羊之說曰臣子一例特謂其尊卑不復變僖雖閔之庶兄生為之臣死不得而先之耳非僖當為閔後也此詩云莊公之子夫子取之  
八章居常與許箋周公常許田未聞也 作周公  
有嘗邑所由未聞也按此條廖本最善  
商頌長發首章幅隕既長箋隕當作圜 誤作圓下同  
三章昭假遲遲箋天命是故愛敬之也 命作用  
六章武王載旆箋勇敢不懼 敢作毅  
七章有震且業箋畏吾之震 吾作君  
殷武序 幽厲傷之周輒以東降為國風雅頌聲寢以殷武終睠睠思有如高宗者出也

